

辟讀爲譬話與舐同經縕也伏而舐天愈益遠也教經而引其足愈益急也經音徑。俞樾曰舐天二字甚爲無誼人豈有能舐天者乎以此爲喻近於戲矣疑荀子原文作舐天舐卽古視字也伏而視天則不可見故曰說必不行也舐誤爲舐傳寫者又改爲呴耳先謙案漢書云湯夢呴天而王後漢和熹鄧后紀湯夢及天而呴之呴天古有是語故荀子引以爲譬俞說非彊國篇亦有說必不行矣俞務而俞遠爲愈遠俞讀故君子時詘則詘時伸則伸也執在上則爲上在下則爲下必當其此二語亦有說必不行矣俞務而俞遠爲愈遠俞讀故君子時詘則詘時伸則伸也執在上則爲上在下則爲下必當其

荀子卷第三

荀子卷第四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臣王先謙集解

儒效篇第八

也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辟蔽及繼屬續也屬之欲反。王念孫曰屬繫王以繫屬天下故下句云惡天下之倍周也楊訓屬爲續續天下之語不詞履天子之籍籍謂天下之圖籍也

○謝本從盧校作天下之籍王念孫曰宋本作天子是也雖據周文達江淹雜體詩注引此正言履天子之籍淮南汜論篇周公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謂本於荀子籍者位也謂履天子之位也下文言周公反籍於成王是籍與位同義彊國篇曰夫桀紂執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執籍卽執位故韓詩外傳作履天子之位聽天下之政楊以籍爲天下之圖籍非也圖籍不可以言履鵠鵠鵠鵠鵠鵠鵠爲

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

天下不稱貪焉

偃然猶安然固有之謂如固合有此位也

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

稱戾焉

虛謂爲墟戾舉也墟殷國謂殺武子庚遷殷頑民于洛邑朝歌爲墟也

兼制天下立七十一

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

左氏傳成鯀對魏獻子曰昔武王克商光

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

也與此數略同言四十人蓋舉成數又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

成故封建親戚以蕃周室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鄧雍曹滕畢原

鄧鄮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肩

也餘國名淺學難盡詳究○郝懿行曰此總言之左傳鴈鉏晰

言之曰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以校此

數三當爲五或三五字形易於混淆故轉寫致誤耳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

於文武

開導謂開通導達揜襲也

周公歸周

周公所封畿內之國亦名周春秋周公黑肩蓋其後也

自歸其國也○先謙案歸周者以周之天下歸之成王與反籍

於成王文義一貫故下文又以歸周反籍連言非謂自歸其國

周公歸政身在王朝卽使偶至其采邑固非事理所重不得以歸周爲詞也

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待其固安之後北面爲臣明攝政非爲己也

天子也

者不可以少當也

不可少顧當此位也

不可以假攝爲也

周公所以少顧當此位也假攝天子之位

蓋權宜以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

安周室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

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

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

非擅也

鄉讀爲向卜同擅與成王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

也變執次序節然也

同言非禪讓與成王也節期也權變次序之期如此也○王引之

此言周公鄉有天下而今無成王鄉無天下而今有皆變執次

序之節如此也據楊注云節期也權變次序之期如此則正文

原有之字明矣榮辱篇曰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

節然猶適然說詳墮國篇楊注亦非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

枝節異也文義與此相似先謙案王說非也天論篇云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與此文一例

子周公武王之弟以弟誅兄而非舉也

謂殺管叔管叔周公之兄也

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

易位非爲不順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

時不得不然故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

敬曰枝主成王也

君臣易

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

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化矣作仰易變化注多仰易反易也五字盧文弨曰正文仰易

變化宋本作抑亦變化矣無仰易反易也五字注今從元刻郝懿行曰厭者合也倉頡篇云伏合人心曰厭周語克厭天心韋昭注厭合也此厭字本義其音一劄切楊注厭然順從之貌義猶近之其音一涉反則非厭字古有二音二義說文厭窄也筆者追也此厭音於輒切一曰合也此厭音一刻切荀書此厭訓合此篇下云厭兮其能長久也厭卽厭之假借楊氏訓爲厭是失其義也王霸篇云厭焉有千歲之固亦與此厭音義俱同

楊注引禮記曰見君子而後厭然鄭注厭讀爲羈羈閉藏貌楊蓋不知假借之義鄭欲借厭爲羈故訓閉藏苟書之厭自用本義無取閉藏何必依鄭讀厭爲羈邪王念孫曰抑亦變化矣宋呂錢本竝如是世德堂本同承上文而言言周公以枝代主君臣易位然後反籍於成王以明枝主之義其事抑亦變化矣然而天下晏然如一也抑亦變化矣五字不須注釋故楊氏無注元刻抑亦變化矣作仰易變化而妄爲之注曰仰易反易也案諸書無謂反易爲仰易者盧從元刻非又曰厭然安貌字本作厭或作厭又作愔方言曰厭安也說文曰厭安也王篇音於廉切爾雅辯惠篇厭厭夜飲韓也小雅湛露篇厭夜飲韓此譏服於厭兮其能長久則云厭足也愔愔杜注曰愔愔安和貌皆也下文曰厭兮其能長久

人莫之能爲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

漢宣帝名詢劉向編錄故以荀卿爲孫卿也

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

謹乎

臣子謂使不敢人主用之則執在本朝而宣言儒者得權執在爲非致極也也○王念孫曰執者位也言位在本朝則事皆合宜也○人下正論篇曰執位至尊是執人下文曰執在人上仲尼篇曰執不在人上而委爲與位同義楊以執爲權執失之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慾必爲順下矣必不爲勃亂也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

之經紀嗚呼歎辭也財與裁同雖歎其莫已知無應之者而亦不怠惰困弃常通於裁萬物養百姓之綱紀也。郝懿行曰鳴俗字古止作烏烏呼而莫之應言儒雖困窮凍餒若不以禮聘致欲呼召之而必不能應也此對秦昭王輕儒而言必云烏呼皆李斯諫逐客書擊磬叩缶歌呼烏烏真秦之聲故以此言反之注以歎辭爲解不成文義王念孫曰鳴當爲噪字之誤也噪與叫同爾雅祈叫也周官大祝注叫作噪小雅北山傳曰叫呼也周官衛叔氏曰禁鄙呼歎鳴於國中者淮南原道篇曰叫呼彷彿漢書息夫躬傳曰狂夫噪諱於東崖竝字異而義同上言噪呼故下言莫之能應若作鳴呼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新序雜事篇作叫呼而莫之能應是其明證也先謙案楊郝二說皆非也鳴呼而莫之能應言儒者窮困之時人不聽其呼召也與無置錐之地句相儻然而句與而明句相儻文義甚明財成也說見非十二子篇執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之上謂爲人君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

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窮閭窮僻之處閭門也漏曰廣雅曰閭謂之衝隩巷窮閭卽論語所云陋巷非謂里門也新序雜事篇作窮閭閭亦巷也故祭義弟達乎州巷鄭注曰巷猶閭也號隴藪之隴藪漏讀爲陋巷之陋說文曰陋険陼也陋屋與窮閭同意非謂弊屋漏雨也爾雅曰陋隱也大雅

抑篤尚不愧于屋漏鄭箋曰漏隱也是陋與漏通羣書治要引作窮閭陋屋韓詩外傳作窮巷陋室皆其明證矣先謙案羣書治要作人莫不貴貴道誠存也言人所以莫不貴此人者其可貴之道在也文義爲長修身篇云雖困四夷人莫不貴非相篇云雖不說人人莫不貴句法一律俱無之字此作貴之不重貴字者下貴字或作之轉寫者因誤爲之字耳君道篇云夫文王欲立貴道又云於是乎貴道立正與此貴道同義仲尼將爲司寇魯司寇也沈猶氏不敢朝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粥六畜者飾之以儲賈豫定爲高價也粥牛馬者不敢高價言仲尼必先正其身以待物故得從化如此賈讀爲價○盧文弨曰正文以待之下俗本有者字郝懿行曰豫與序同吉字通用早正市價以待之故鬻者不復論序也劉台拱曰孔子將爲司寇而魯之人蚤自修正以待之所謂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也王念孫曰蚤正以待之與下文孝弟以先之皆指孔子而言若謂魯人蚤自修正以待則與下文不類矣王引之曰豫猶誰也周官司市注曰使定物賈防誑豫是也陳氏註曰陳氏註之云防晏子問篇曰公市不豫宮室不飾鹽鐵論力耕篇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僞不豫謂不誑也又禁耕

篇曰教之以禮則工商不相豫謂不相誑也豫猶一聲之轉方言曰猶詐也許亦誑也惑謂之猶亦謂之豫曉衡鵠鷗略鶴
麒麟詐說惑人謂之猶亦謂之豫此轉語之相因者也豫又作
儲家語相魯篇孔子爲政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賈儲與奢古
聲相近說文曰奢張也爾雅曰侈張誑也亦古訓之相因者也
然則市不豫賈者市賈皆實不相誑豫也淮南覽冥篇曰黃帝
治天下市不豫賈史記循吏傳曰子產爲相市不豫賈讎驪雲
讎鑿讀鑿不說苑反質篇曰徒師沼治魏而市無豫賈義竝與
俞樾曰必字衍文也下文孝弟以化之也與此句相對下無必
字則此亦當無必字矣蚤字無義疑脩字之誤脩字闕壞止存
右旁之蚤故誤爲蚤耳榮辱篇曰脩正治辨矣非十二子篇曰
脩正者也富國篇曰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王霸篇曰內不脩正
其所以有皆以脩正二字連文可以爲證新序引此作布正布
隸書或作𠂔亦與脩字右旁相似先謙案豫賈王說是必蚤正王俞說是
不分有親者取多居謂孔子閒居闕黨之子弟罔不分均於分均之中有父母者取其多也謝本從
盧校作罔不必分盧文弨曰宋本無必字元刻有案必與畢古
通用新序五作罔罟分有親者取多其卷一作畋漁分有親者
得多與此不同郝懿行曰必字誤衍應依新序五作罔罟分說
苑七云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正與新序同爲一
謙案豫賈王說是必蚤正王俞說是必蚤正王俞說是
不分有親者取多居謂孔子閒居闕黨之子弟罔不分均於分均之中有父母者取其多也謝本從
盧校作罔不必分盧文弨曰宋本無必字元刻有案必與畢古
通用新序五作罔罟分有親者取多其卷一作畋漁分說
得多與此不同郝懿行曰必字誤衍應依新序五作罔罟分說
苑七云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正與新序同爲一
謙案豫賈王說是必蚤正王俞說是必蚤正王俞說是

事劉台拱曰罔不分當作罔罟分采免罟也一曰麋鹿罟也新
序卷一作畋漁分有親者取多其卷五作罔罟分有親者取多
與此文大同元刻作罔罟不必分妄增必字不可從王念孫曰罔
不分宋呂錢本並如是不卽采字誤衍所繕誤附先謙案宋本是
今依諸說刪必字

孝弟以化之也山孔子以孝弟化之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

位則美俗○盧文弨曰下元刻作其位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
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
朝法則度量正平官忠信愛利形乎下

官百官形見也○王念孫曰官與朝對文曲禮

在官言官在朝言朝鄭注曰官謂板圖文書之處是也富
國篇亦曰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楊云官百官失之行一
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
則天下應之如讙

以君義通於四海故應之如讙讙也言聲字之誤也此若義舊云此義若亦此也論語公叔彌鵠張篇連言此若者古人自有復語耳此若義三字承上文而言此義信乎人通乎四海則天下莫不應之也新序雜事篇作若義信乎人是其明證也禮記曾子問篇曰子游之徒有原子祭者以此

若義也。鄭箋似賦譏見繩繩馳爲管子山國軌篇曰此若言何謂也。墨子尚賢篇曰此若言之謂也。史記蘇秦傳曰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荀子諂諛皆应用此若二字。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貴謂儒名可貴，白明顯。○盧文弨曰：俗本注末有之貌二字，顧千里曰：治疑當作願。榮辱篇身死而名彌白，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揚。注願猶慕也。王制篇若是名聲白，贊臚却新而天下皆願揚。注願謂人人皆願致士篇而貴名白，天下願揚注天下皆願從之也。此願同榮辱篇之願，此天下願同王制篇致士篇之天下願明甚。楊此篇無注蓋已誤爲治其實非也。

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竭蹶顛倒也。遠者猶倒趨之如不及然。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

故近

之處也。師長也。言儒者之功如此，故可以爲人之師長也。○盧文弨曰：注人之師長宋本無之字。今從元刻郝懿行曰：師者眾也。言合四海若一家，成爲大眾謂眾所歸往也。王制篇及議兵篇義亦同。爾雅師人也。此言人師其義則一。注云：師長非也。先謙案如郝說，夫是之謂人眾不詞甚矣。師長之義甚古，長亦君也。周語古之長氏者，韋注長猶君也。廣雅釋詁長君也。人師猶言人君矣。王制篇議兵篇語意入同。楊注竝訓師長又王制篇云：上無君師。正論篇云：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君師。又云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引詩以明天下皆歸之也。

夫其爲人下也如彼，其爲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先王之道謂儒學，仁人之所行之不爲詭異之說不高不下，使賢不肖皆可及也。○謝本從盧校作仁人，隆也。王念孫曰：呂本作仁之隆也。是也。此言先王之道乃仁道之至隆者也。所以然者以其比中而行之也。楊云：仁人之所崇高也。失之錢本作仁人，隆也。卽涉注仁人而誤比順也。從也。驪翫經讖遺言從乎中道而行之也。楊以比爲比類，未確。先謙案下文以禮義釋中，則此中卽論語義之與比之意。王說是也。仁之隆也。曷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重說先王之道非陰陽山川怪異之事，是人所行之道也。

○謝本從盧校作人之所以道也。無君子之所道也。句盧文弨曰：宋本作人之所以道也。下又有君子之所道也。句今從元刻刪

正王念孫曰盧說非也人之所以道者道行也謂人之所以行也君子之所道者道爲人之所以行而人皆莫能行之唯君子爲能行之也二句本不同義後人以爲重複而刪之謬矣下文君子之所謂賢者八句正承此君子而言則此句之非術文甚明呂錢本世德堂本皆作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謂所道也今據以補正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君子之所謂

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徧辯人之所辯之謂

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苟

其正不必徧能或曰正當爲止言止於禮義也○王念孫曰案後說是也解蔽篇曰夫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

至足曷謂至足曰聖王也是其證羣書治要正作有所止矣

相高下視境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相視也高下原隰也境薄田也五種黍

如農人稷豆麥麻序謂不失次序各當土宜也通財貨相美惡

辯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貴賤也賈與估同設規矩陳繩墨便

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便備用謂精巧便於備用○先謙

不卹是

楚文韋注諭顧也以相薦撙以相恥性君子不若惠施鄧析藉

也謂相蹈藉撙抑皆謂相陵駕也性慚也哀公

然不對文是非與然不亦對文後人不知不爲否之借字故又

加然字耳性惡篇不諭是非然不然之諭誤與此同先謙案卹

諭通用秦策不恤也

而定次量能而授官文與此同諭疑卽諭字之譌正論篇圖德

而定次圖謀亦諭也諭字又鴻作謫王念孫曰作諭者是也作

謫者諭之諭耳諭古字通攝韻訓諭攝讎諭謂決其德之

大小而定位次也下文謫德而序位是其明證又君道篇諭德

而定次今本作論德論字乃後人以意改之疎諭韓詩外傳作決德則荀子之本作謫甚明或據君道篇改此篇之諭

德爲論德非也又正論篇圖德而定次舊校云一本作決德亦

當以作決者爲是作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

皆得其官任使各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

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

竄隱匿也。言二子之察無所逃匿。

君子皆識也。○先謙案楊說非也。不得進其

談不敢竄其察文義一律。竄與進意亦相配。不得解竄爲逃匿也。大略篇云貪寢者有所竄其手矣。注竄容也。此竄亦當訓爲容。言二子無所容其察辨也。呂覽審分篇無所竄其姦矣。竄字意正與此同。

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

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行下孟反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爲之無益於理者

舍之夫是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姦事。

○王念孫曰事行皆本作行事。錢本及各

本行事皆作事行。盧從呂本上文云事行無益於理者廢之。知說無益於理者舍之。此云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皆承上文而言。則作事行者是也。仲尼篇云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觸庭鬱匱。驕橫。狃狎。勤衍也。荀子篇云立身則從儒俗。事行則遵儒故。皆其證。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治世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

充實也。施讀曰移。易謂使實者虛。虛者實也。

堅白同異之分隔也。

以堅白同異之言相

道姦事姦道治世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

分別隔易同異已解上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

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

僂疾也。言雖聖人亦不可疾速指陳。

僂力主反公羊傳曰夫人不僂何休曰僂疾也。齊人言也。

不知無害爲君子知之無損爲小

人工匠不知無害爲巧君子不知無害爲治。

君子卿大夫也。王公好之

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

事謂作業

而狂惑憲陋之人乃始率其羣

言終身不知惡之也。夫是之謂上愚。

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

憲思也。辟音譬。稱尺證反。身老子長有偏僻之見。非昧然無知然亦不免於愚。故曰上愚。

楊注非。曾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爲名也。

有惠施鄧析之名。尚不如相雞狗之名也。○盧文弨曰正文會不如下。宋本有好字。元刻無。郝懿行曰古人重畜問富數焉。門材與焉。不獨相牛馬之有經也。後世蔑如矣。

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覲面目視人因極作此好歌以極

反側此之謂也。

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覲好也。鄭云使汝爲鬼爲蜮也。則汝誠不可得見也。姑然

有面目汝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

必與汝相見也引此以喻狂惑之人也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

士也彼爲儒學者能行則爲士也士者修立之稱。先謙案楊

以彼爲儒學者釋彼學者三字非也下言行之曰士上言

爲儒學之人於義爲復矣彼學者三字讀斷與敦慕焉君子也

上其唯學乎正相呼應曰士也猶言謂之士也

敦慕之○王引之曰楊說非也敦慕皆勉也爾雅曰敦勉也

大戴記五帝德篇曰幼而慧齊長而敦敏內則曰淳行孝弟敬

勤字是敦爲勉也說文模模故勉也爾雅曰模模勉也釋文模

音摹亦作慕是慕爲勉也荀子若謨謨勉之則鄭注謂之敦

之敦贊贊敦模模誠誠此承上文而言言能行之則爲士

行而加勉則爲君子故曲禮云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非徒

厚慕之知之聖人也知之謂通於學也於事而已也知之聖人也

皆通則與聖人無異也上爲聖人下爲士

君子孰禁我哉爲學之後則誰能禁我使不爲聖人君子也鄉也混然涂之人也俄

而竝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混然無所知之貌竝比效也鄉音向涂與途同

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

效白辨別也何者明白門室之別異猶不能決言所知淺也○王引

運轉天下之事如在掌上也○盧文弨曰而辨

說見經義述問梓材及曲禮先謙案王說是議兵篇隆禮效功

楊注亦云

效驗也

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

不愚而知矣哉原本也謂知仁義之本圖謀也回轉也言圖謀

云言所知淺也此則曲爲之解而終不可通今案效者考也驗

也驗觀考驗門室之別會混然不能決言其愚也古謂考爲效

說見經義述問梓材及曲禮先謙案王說是議兵篇隆禮效功

上也隸書圖字或作圖或作圖皆與圓字相似學者多見圖少

見圓因誤爲圖耳

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

而富矣哉胥靡刑徒人也胥相靡繫也謂鍊相聯相繫漢書所

之猶今囚徒以鍊連枷也○王引之曰此胥靡非謂刑徒人也

胥靡者空無所有之謂故荀子以況貧胥之言疏也洞陽離

疏空也靡無也胥靡猶言胥無春秋齊有賓胥無蓋取此義也

漢書揚雄傳客難曰胥靡爲宰寂莫爲戶胥靡與寂莫相對爲

文是胥靡爲空無所有之意驟解出韜韜離離離離

今有人於此，屑然藏千溢之寶，雖行貢而食人謂之富矣。屑然雜碎眾多之貌，行貢也。貢土得反。郝懿行曰：屑瑣細之貌。至寶不必盈握，故以瑣細言之。屑今作屑溢，作鑑。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下衣於既反言已爲衣則不可。衣著。盧文弨曰：案已以通僂疾。郝懿行曰：上云雖有聖人釋詁云：屢疾也。售者讎之俗字，詩曰：賈用不讎。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喻學者雖未得衣食亦猶藏千此言藏寶者不可衣食不可僂售，然而人謂之富者以其有大富之器也。不指學者言。下文是杆杆亦富人始就學者之富言之。是杆杆亦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杆杆卽于于也。自足之于也。王引之曰：聽居視于于與富意無涉。案方言于大也文王世子于其身以善其君。鄭注曰：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檀弓易則易于則于正義亦曰于謂廣。大重言之則曰于于。上文曰：治天下之大器在此。又曰：大富之器在此。是言學之富如財之富也。故曰：是杆杆亦富人已。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

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學之名，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此身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自委益空虛也。王念孫曰：道當爲遁字之誤也。遵道卽遠巡，文選上林賦注引廣雅曰：遠巡郤退也。管子戒篇作遠遁，小問篇作遵遁，鴻臚晏子問篇作遠遁，又作遠循。莊子至樂篇作躰循，漢書平當傳贊作遠遁，萬章傳作遠遁，三禮注作遠遁，並字異而義同。遵遁與夸誕對文，遵遁則積，承上文讓之則至而言，夸誕則虛。承上文爭之則失而言，故不文云君子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遁，鯀遨遊，諺言以退讓自處也。若作遵道則與夸誕不對，且與上文不相應矣。楊依遵道爲解，故失之。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眾應之聲如雷。謝本從盧校之宋本無之字。王念孫曰：宋本是也。貴名起如日月，言貴名之顯著也。鯀遨遊，諺言以退讓自處也。蓋孔疏起下不當有之字。

元刻及世德堂本有之字乃涉下句天下應之而
衍呂錢本皆無之字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故曰君子隱
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
詩小雅鶴鳴之篇毛云皋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鄭
云皋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聲遠也
比周而譽愈少鄙爭而名愈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愈危愈讀
贊。王念孫曰譽非名譽卽與字也與譽古音贊
云皋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聲遠也
贊始貽卦賤辭贊諭贊好觀贊備譽主言雖比周以求黨與而
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語皆本於荀子黨亦與也又
臣道篇推類接譽以待無方鷗鯨讐方譽亦讀爲與與亦類也
周語少曲與焉韋注曰與類也言推類接與以
待事之無常者而應之也楊以譽爲聲譽失之詩曰民之無良
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
人而怨也舍除也粹讀爲碎除碎折之外無所之適言必碎折。先謙
案正論篇云蹠跌碎折不待頃矣與此粹折義同彼用本字
亦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

身不肖而誣賢。先謙案不肖而自以爲賢是誣也下文云內
能而誣能則是臣詬也與此誣賢意同。是猶偃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眾偃
也仲讀爲身字之誤也偃身之人而彊升高則頭頂尤低故明
屈故指而笑之者愈眾。劉台拱曰伸蓋卽僂字之譌故明
主謗德而序位。先謙案謗所以爲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
受職所以爲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亂
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詩小雅采菽之篇毛云平
辯之極也。先謙案辯亦治也說見不苟篇平辯治也交謂上下相交
接也。王念孫曰交如上下交征利之交承上文而言分不
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是上下交不相亂也交不相亂四字連讀
富國篇云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文義正與此同
楊云交謂上下相交接則誤以上下之交連讀矣

謂莊生之徒民德言不知禮義也。盧文弨曰此條舊不通行
今案當分段從俗元刻作容俗今從宋本劉台拱曰養生猶言

治生故曰民德未及乎莊生之徒王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脩正其所聞以橋飾其情性行法謂行有法度行下孟反橋與矯同。盧文弨曰案宋本念孫曰民字對下士君子聖人而言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橋从木臣道篇亦同正韻引荀子亦从木元刻从手亦可通劉台拱曰韓詩外傳引此作行法而志堅剛據楊注行有法明行法與志堅對舉不當作至王念孫曰法者正也言其行正其志堅端凝而躊躇穀猶字故下句云不以私欲亂所聞也古謂正爲法說見漢書賈鄒枚路傳先謙案荀書至志通借正論篇其至意至闇也楊注至當爲志是其證臣道篇云相與彊君擣君盧校云擣宋本作倫羣書治要作矯明荀書以橋代矯也其言多當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未諭謂未盡曉其義未安謂未得上則能大其所隆。先謙案所隆謂其所尊奉下則能開道不已若者如是者言能推崇其道而大之

一二如數一易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要遵也節節文也言安於禮節若身之生

則可謂篤厚君子矣脩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

四枝不以造作爲也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謂不失機權若天告四時使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眾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成萬物也

謂聖人矣

雖博雜眾多如聖人之少也。謝本從盧校聖人作賢人盧文弨曰賢人舊作聖人誤劉台拱云博若

一人博當爲傳議兵篇和傳而一亦當作和傳皆字之誤也而一九一也億萬之眾親附若一人卽所謂和傳如一也王念孫曰博與傳皆搏字之誤也搏卽專一之專億萬之眾而專若一人卽所謂和專如一也管子幼官篇曰搏一純固貽休憲則獨行而無敵呂氏春秋決勝篇曰積則勝散矣搏則勝離矣淮南兵略篇曰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古書多以搏爲專詳見管子又曰自脩百王之法以下十句非聖人不足以當之故曰人卽所謂和專如一也管子幼官篇曰搏一純固貽休憲則獨如是則可謂聖人矣下文如是則可謂聖人矣乃涉此文而衍謂耕頌篇有理以下十句據贈明齋論人舊之德判非盧子對哀公者不同上文云行之曰士也教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矣一句在君子大聖之間遂改此文之聖人爲賢人以別於人也脩身篇云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解蔽篇曰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知之聖人也皆以士君子聖人分爲三等與此文同一例不得於君子之

上添出賢人名目各本及韓詩外傳皆作聖人無作賢人者。竇叔輶謂君子卿賀人也。舊傳外傳皆作聖人及釋人先謙案之。騫驕辱君子卿賀人也。上臯說外傳曰。騫辱君子也。孟子萬章篇君子平其政王制篇云故君子者平正猶平政也。孟子萬章篇君子平其政王制篇云故君子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富國篇云平政以齊民與此平正和民文義一律。正政古字通王霸篇云立隆政本朝而當彊國篇云隆在脩政矣。二政字皆當作正。彼借政爲正猶此借正爲政也。博當爲博王說是虛井井良易之貌理有改聖人爲賢人誤今正井井兮其有理也。井井良易條理也。盧文弨曰。上以非禮也。嚴或作儼。盧文弨曰。注于正文有理各本作有條理。案注則正文條字衍今刪。嚴嚴兮其能敬己也。嚴嚴有威重之干以非禮也。嚴或作儼。盧文弨曰。注于以各本皆誤倒今從明虞王合訂本移正。分分兮其有終始也。說迂曲而不可通余謂分分當爲介介字之誤也。饑饉餘粒繆繆脩身篇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楊被注云介然堅固貌引繫辭傳介如石焉此介介亦堅固貌也。固守不變始終如一故曰介介兮其有終始若作分分則義不可通又君子篇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分亦當爲介介堅固貌言誠心介然上下相通也。若作分然則義不可通楊被注云善惡分然亦失之愈樾曰分當讀爲份說文人部份文質備也。從人分聲論語曰文質份份分分即份份也。省偏旁宜君子篇分然各以其誠通義亦同此先謙案王俞二說並通據下。

文章又言緩緩兮其有狀狀兮其能長久也。狀足也亂生於不足也。先謙案狀狀兮猶安安然說見上。樂樂兮其軌道不殆也。殆危也。愈樾曰。楊氏不釋樂樂之訛蓋卽以本字讀之。然樂樂字經傳說見王霸篇曰櫟然扶持心國楊注曰櫟讀爲落石貌也。此云樂樂兮彼云櫟然文異義同老子曰落落如石樂樂猶落落也。以其軌道不殆故以石形容之。貌炤與照同。郝懿行曰炤蓋照之或體字也。經典罕用。釋蟲熒火卽炤用炤字顏氏家訓風操篇云劉蕡兄弟一生不爲照字唯依爾雅火傍作召今讀苟書可知炤字炤炤亦有炤字脩脩兮其用知之明也。炤炤見孫曰脩讀爲條春秋繁露如天之爲篇曰行而無留條條卽說爲條條爲行貌故曰脩脩兮其統類之行也。若四時之條條然是條條爲行貌故曰脩脩兮其統類之行也。孫曰脩讀爲條春秋繁露如天之爲篇曰行而無留條條卽說爲條條爲行貌與行字義不相屬王引之曰統類上不當有用字蓋涉上句而衍緩緩兮其有文章也。緩緩安泰之貌。緩緩兮其樂人之憾也。樂之貌。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地。隱隱憂戚貌恐人之行事不當。如是則可。

謂聖人矣

衍文說見上句

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

執持精

神堅固

曷謂

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

挾讀爲浹浹周洽也

王念孫曰正文挾治二字元刻及世德堂本竝作挾洽洽字乃涉注文周洽而誤盧從元刻非也呂錢

本洽並作治挾與浹同全體皆善故曰盡善全體皆治故曰浹

治挾治與盡善對文若作挾洽則與盡善不對矣王引之曰萬物上當有曷謂固曰四字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與曷謂固

上下正相呼應曷謂固與上文之曷謂一曷謂神皆文同一例

曷謂神曷謂固承上執神而固言之下又神固之謂聖人又承

曷謂神曷謂固言之今本脫去曷謂固曰四字則與上下文

不相應矣先謙案謝本從盧校王說是改從宋本

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

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

管樞要也是儒學故詩書禮樂之

歸是矣劉台拱曰之下當有道字與上兩之道對文詩言是其志也是儒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微謂儒

隱具義之類是也故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風

風逐流蕩也國風所以不隨荒舉之君而流蕩者取聖人之儒道以節之也詩序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人之性也

止乎禮義

先

王之澤也

小雅

之所以爲小雅者

取是而文之也

雅正也

大雅

之所以爲大雅者

取是而光之也

廣行

郝懿

廣猶廣也

光

廣古通用詩序所謂政有

小大故有小雅

雅大雅是也

是也

故風

之所以爲不逐者

取是以節之也

風

至謂盛

天下之

德之極

國

古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

廣古通用詩序所謂政有

雅之所以爲小雅者取是而通之也

至謂盛

天下之

德之極

國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

言其德盛

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

勝敵而愈戒

戒備也言勝敵而益戒備荀卿

應之曰是殆非周

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

履天子之籍負扆而坐

戶牖之間謂之扆也

謝本從盧校作

履天下之籍盧文弨曰宋本作履天子

之籍今從元刻案坐當作立王念孫曰正論篇居則設張容負

依而坐諸侯趨走平堂下汪氏中亦云作當爲立古無坐見諸

侯之禮鈔者淺陋以意改之先謙案天子之籍是也說見上今改從宋本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

夫又誰爲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曰以兵忌

武王發兵以兵家所忌之日

東面而迎太歲

迎謂逆太歲戶子曰武王伐紂魚辛

至汜而汎至懷而壞

汜

歲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名懷地名書曰覃懷底續孔安國曰覃懷近河地名謂至汜而適遇水汎漲至懷又河水汎溢也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天雨懷壞以音成義楊氏不知汜當爲汜而卽音爲祀誤矣又注汎字从已不从巳其說是也然荀子所謂至汜者究不知爲今何縣地盧用汪說而引左傳都在鄭地汜爲證酈年案杜注云鄭南汜也在襄城縣南則非周師所至不得引爲至汜之證矣

至共頭而山隧

共河內縣名共頭蓋共縣之山名隧謂山石崩摧也隧讀爲塗共音恭。盧文弨曰案共

頭卽共首見莊子王念孫曰此八字亦汪氏中校語也共首見讓王篇共頭又見呂氏春秋誠廉篇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

霍叔武王弟也出行也周居豐鎬軍出三日未當至共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境土已近於洛矣或日至汜之後三日也

周公曰剗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

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比干紂賢臣箕子紂諸父箕國名子走惡來遂選馬而進之不戒若馬必簡擇則非其義矣詩猗嗟篇曰舞則選兮毛傳曰選齊也此選字亦當訓齊車攻篇曰我馬旣同傳曰同齊也然則選馬而進益戎事齊力之義非簡擇之謂下文日輿固馬選矣謂亦同此猶言我車旣攻我馬旣同也若以選爲簡擇則選馬可通馬選不可通矣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

朝歌地名左氏傳曰晉人敗范氏於百泉蓋近厭壓彊國篇如牆厭之注曰厭讀爲壓此文厭字正與彼同旦壓於牧之野與上文朝食暮宿文義一律成十六年左傳楚晨壓

晉軍而陳此云

日

獻猶彼云晨壓矣

鼓之而紂卒易鄉

倒戈而攻後也

鄉讀曰向

荀所傳易鄉者蓋謂紂卒辟易奔北耳未必倒戈相殺也孟

子不信漂杵荀子不傳倒戈其意正同楊注援以釋荀恐非遂

乘殷人而誅紂

乘乘其倒戈之勢

盧文弨曰正文

誅紂上元

非書序云周人乘黎僞孔傳乘勝也亦非先謙案注

乘字各本不重今從宋台州本增一乘字文義較足蓋殺者非

周人因殷人也

非周人殺之因殷故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

周人無立功受賞者反而定三革偃五兵

定息偃仆也皆不用之義三革

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

麾陳五兵范甯云五兵矛戟鐵楯弓矢國語說齊桓定三革偃

五刃韋昭云三革甲冑盾

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

合天下立聲樂

合天下謂合會天

於

是武象起而韶護廢矣

武象周武王克殷之後樂名武亦周頌

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韶護殷樂名左氏傳曰吳季札見舞

韶護者蓋殷時兼用舞樂武王廢之也

○盧文弨曰譏與漢同

宋本元同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閭不閉

下諸侯歸一統也

於

閉作間係俗體跨天下而無斬

越也斬求也越天下而無

待求也劉台拱曰斬蓋與圻同言四海一家無封疆之

限也淮南似真訓四達無境通於無圻高注圻壤字也

當是

時也夫又誰爲戒矣哉

太平如此

復誰備戒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與馬則無所見其能

造父周穆

王之御者

羿有窮之君遂夏

太康而遂篡位者

○先謙案弓宋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

見其功與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

造父周穆羿有窮之君遂夏

太康而遂篡位者

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

善射者既及遠

又中微細之物也

○俞樾曰此本作及遠中微故楊注曰善射者既及遠又中

微細之物也及遠二字即本正文又王霸篇曰故人主欲得善

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鑿門矣楊注曰射及遠中微細之物是

其所據本亦作及遠中微注文射字包及遠中微二意讀者不

察謂注文作射及遠則正文必是射遠於是盡改爲射遠中微

非荀子之舊矣君道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

○盧文弨曰宋本跨天下而無斬

求言自足也亦人皆與之不

待求也劉台拱曰斬蓋與圻同言四海一家無封疆之

限也淮南似真訓四達無境通於無圻高注圻壤字也

當是

時也夫又誰爲戒矣哉

太平如此

復誰備戒

重賞以招致之韓詩外傳四引作及遠中微可據以訂正而外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彊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

者雖隱於窮閭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

已解非十二子篇。盧文弨曰案此段在一大夫之位云云當爲衍文韓詩外傳卷五無此徑接下文語勢方脗合王念孫曰此三十二字涉非十二子篇而衍

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笞棰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傾危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類善也謂比類於善不爲狂妄之微驗也其子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險危也其持危應變皆先謙案類法也說見非十二子篇得其宜當丁浪反

遷徙與世偃仰隨時設教于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道謂同其於爲治一也稽改也攷成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

傑化之鬼瑣逃之

倍千人曰英倍萬人曰傑言英傑之士則慕而化之狂怪之人則畏而逃去之也

邪

說畏之眾人媿之

眾人初皆非其所爲成功之後故自媿也媿或爲貴

通則一天下窮則

獨立貴名

儒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

儒者辨儒者之異也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爲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淺帶解果其冠

逢大也淺帶博帶也韓詩外傳作逢衣博帶言帶

果蓏也左思魏都賦曰風俗以瓠爲壘瓠音下界反瓠音果蓏音瓠靜好也或曰說苑淳于髡謂齊王曰臣笑鄰圃之祠田以一壺酒三鉶魚疏曰蠅螺者宜禾汗邪者百車蠅螺蓋高地也今冠蓋亦比之謂強爲儒服而無其實也○盧文弨曰鼈當作鼈所引說苑見復恩篇又見尊賢篇此所引尊賢篇之文也蠅螺被作蠅螺鄰圃作臣鄰皆當從彼爲是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略粗也粗法先王之遺言不知大體故足以亂世法韓詩外傳作略法先王而不足於亂世

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後王

之王夫隨當時之政而立制度是一也。若妄引上古不合於時制亂矣。故仲尼修春秋盡用周法。韓詩外傳作不知法先王也。○郝懿行曰：穀蓋敦字之誤。下同。楊氏無注知唐本猶未誤。

而不知惡者

衣冠卽上所云逢衣淺帶之比。行偽謂行偽而堅

非劉台拱曰：荀子書言偽者義皆作爲此行偽。韓詩外傳作行爲王念孫曰：行偽二字姁繡本篇一見非十二子篇一見正論篇一見賦篇一見其見於正論及賦篇者後人皆已改作爲。唯此篇及非十二子篇未改而此篇注遂讀爲詐偽之偽矣。然而不知惡歸與不然而明不能

別對文則惡

下不當有者字矣。然而明不能

分字今從元刻刪

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

求衣食焉

呼謂稱舉得委積足以掩其口則揚揚如也

揚揚得意之貌隨其

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僕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

俗儒者也

長子謂君之世子也。便辟謂左右小臣親信者也。便

助也。僕字

書無所見。蓋環繞囚拘之貌。莊子曰：曉然在經緝之中矣。○王念孫曰：舉讀爲相與之與。鯉過驅雄鶴躰現。鶴謂交

其上客以求助也。楊以舉爲褒美於義疏矣。又曰：僕蓋僕字之誤。說文：僕，安也。從人，蕙聲。據左傳國語通作僕。僕行而僕廢矣。僕然安然也。言俗儒居人國中，苟圖衣食，媿上安然若將終身而不敢有他志也。愈懲曰：長子猶鉅子也。莊子天下篇釋文引向秀曰：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長與鉅義同。鉅子長子蓋當時有此稱。隨其長子謂奉一先生以爲師。從而附和之也。楊注非其義。王氏讀舉爲與是也。解爲交其法上客。則非是此蒙事字爲文，猶言事其便辟及其上客耳。

能齊能齊言行使無纖介之差。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是能類者矣。○愈懲

日：楊注斷明不能齊爲句。此失其讀也。齊讀爲濟然而以下十八字作一句讀。言法教所及聞見所至則明足以及之而不能濟其法教所未及聞見所未至也。所以然者由其知不能類也。學者誤謂明不能齊知不能類相對成文。遂以齊字斷句失之矣。韓詩外傳正作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無知不能類句。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不自以欺人。○盧文弨曰：宋本作內與

注不合王念孫曰唐風羔裘傳曰自用也欺譏辭譏言內不用之以誣己外不用之以欺人楊釋下句云不自欺人失之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有雅德法先王統

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以淺持博謂見其也先王當爲後王以古持今當爲以今持古皆傳寫誤也○盧文弨曰案元刻作以一行萬外傳同本書王制篇亦同劉台洪曰後王謂周也以古持今亦謂以文武周公之德持今世楊謂當爲以今持古非苟仁義之類也雖在

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善類在鳥獸之中猶別況在人矣

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

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礙惾韓詩外傳作奇物怪變卒于忽反僂讀爲疑惾與怍同奇物怪變卒然而起人所難處者大儒知其統類故舉以應之無所疑滯惾祚也張法而度之則曉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

既無所疑祚故開張其法以測

度之則曉然如合符節言不差錯也度大各反曉與暗同符節相合之物也周禮門闈用符節蓋以全竹爲之剖之爲兩各執其一合之以爲驗也○王引之曰張法而度之韓詩外傳張作援曉然同貌也韓詩外傳作奄然爾雅弇同也郭引詩奄有龜

蒙體蒙體音弇奄曉並通楊云曉與暗同失之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不義而好利故亡也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僅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小國多患難用大儒然後可以長久也而後三年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長久之業既成又三年修德化則可以一天下臣諸侯蓋殷湯周文皆化行之後三年而王也○俞樾曰楊注斷久字爲句則是久而後三年句不成文義此當以久而後三年五字爲句言姑舉年而百姓往矣與此同意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讀爲霸說則是大儒用百里之地而可以王用萬乘之國而僅止於霸也斯不然矣王念孫曰楊讀伯爲霸非也信如楊說則是大儒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故曰以國濟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一日而白猶一朝而白詩外傳曰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白詩曰周雖

舊邦其命維新可謂
白矣此尤其明證也

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行之則通明於事也。盧文弨曰此節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明之爲聖人通明於事則爲聖人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豪釐無它道焉已平行之矣當丁浪反已止也言聖人無他在止於行其所學也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謬雖博聞必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見而不知必昧於指意謂若制氏然也。盧文弨曰案漢書禮樂志云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紀其鑿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注蓋本此俗本誤作制力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苟不能行雖所知今從宋本訂正多厚必至困躉也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雖偶有所當非仁人君子之通明者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言偶中之道百舉而百陷無一可免也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爲盜勇則必爲賊云能則必爲亂云能自言其能。盧文弨曰楊氏注非二十子篇無能而云能下卽作此語固當在

此處似未安此云能當如易繫辭傳之云爲亦不必分口之所言身之所爲蓋云有旋轉運動之義云能二字必當時有此成語蓋卽營幹之意若依此注則於下文云能則速成更難強通王念孫曰下文云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則云能非自言其能之謂也知勇云能皆出於天生而非由於人爲則云能非營幹之意也今案云者有也言無師無法而有能則必爲亂有師有法而有能則其成必速也楊注非十子篇引慎子曰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云能有能也法行篇曾子曰詩曰穀已破碎乃大其輒事以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云益有益也古者多謂有爲云大雅柔柔篇民有肅心葬云益云不逮言使有不逮也爲民不利如云不克言如有不克也云能有能也法行篇譜韻續難數擬狀記註徐廣雅曰員云有也文選陸機答荅注長淵詩注引應劭漢書注曰云有也晉語其誰云不從韋注日誰有察則必爲慳惠施鄧說曰雖則員然言雖則有然也駘舛令攤丘勸贊觀注不從察則必爲慳惠施鄧說則必爲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察則速盡謂辯事則速決也後漢書陳寵傳季秋論因注云論決也楊說論字未了先謙案注聽各本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誦聽據宋台州本改正

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習也厚性
謂志其本性之欲厚於積習謂化爲善也。盧文弨曰案宋本正文隆性作隆情隆積作隆性注積習也已下全不同作厚於情謂志其情之所欲厚於性謂本於善也俗間本亦同當出後人所改與荀子言性惡本旨不合與下文及注皆矛盾今悉据元刻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喜怒謂改正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情謂愛惡外物所感者也言師法之於人得於外情非天性所受故積習非受於天性既非天性則不可獨立而治必在化之或曰情當爲積所得乎性不足獨立而治必在因外情而化之或曰情當爲積習也
盧文弨曰此注方釋情字益可見上文不作隆情王念孫曰此及下文楊注所稱或說改情爲積者皆是也下文皆言積不言情是其證前說皆非又案不足以獨立而治上當更有一性字言性不足以獨立而治必待積習以化之也故性也者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化也
下文曰性也者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化也
能爲也然而可化也言天性非吾自能爲爲也必在化而爲之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
然而可爲也言情非吾天性所有然可以外物誘而爲之或曰情亦當爲積積習與天然有殊故曰非吾所有雖非所有然而可爲之也
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
注錯猶措置也錯干故反并一而不二

所以成積也。并讀爲併一謂師法二謂異端習俗移志安久移質
告以爲俗則既久則并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積土而爲山積水而爲海。盧文弨曰元刻作積土謂之山積水謂之海且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六指上下四方也盡六指之遠則爲六極言積近以成遠
涂之人百姓。先謙案人百姓猶言眾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爲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
行委積言其德爲販積禮義而爲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安習其衣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中
而爲商賈反讀爲販積禮義而爲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順也順其積習故能然故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爲君子矣大積靡謂以順積習爲也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爲小

人矣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爲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曰微其所惡與一堯反同招也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願是復民之亂安然爲荼毒之行由王使之然也

人論論人之善惡論盧因反○王念孫曰人論二字乃目下之詞論讀爲倫倫類也等也謂人之等類卽下文所謂眾人小儒大儒也下文又云人倫盡矣榮辱篇云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作論者借字耳麤彙詁經註解語錄讀爲倫論者有聖臣者論亦讀爲倫謂人臣道篇人臣之論有態臣者有暮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論亦讀爲倫謂人臣之善惡亦失之志不免於曲私而中在此四等也楊云論人臣之善惡亦失之志不免於曲私而齊海岱之間或曰汎滄與汎同滄與漫同呂氏春秋離谷篇不

冀人之以己爲公也行不免於汎漫而冀人之以己爲脩也汎也漫欺誑也漫莫叛反○王念孫曰漫亦汎也方言汎滄也東也又曰呂本其作甚先謙案宋台州本亦作甚謂眾庶也○王念孫曰其字文義不順當是甚字之誤言甚愚而冀人以己爲智志忍私然後也又曰好問不自信爲知也楊注非皆矯其不及志安公行安脩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其才堪王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眾人者工農商賈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爲羣臣寸尺尋丈檢式也人倫盡矣檢束也式法也度也寸尺尋丈所以知長短也檢束所以制羣臣人主之柄也倫當爲論或曰倫等也言人道差盡於禮也○王念孫曰檢式皆法也文選演連珠注引蒼頡篇云檢法度也是檢與式同義言治人以禮如寸尺尋丈之有法度也楊分檢式爲二義失之

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累土爲壇宇屋邊也防隄

所尊高也行有防表謂有標準也一隆謂厚於一不以異端亂

之也○王念孫曰壇堂基也竊據韻謂字屋邊也言有壇字謂有

猶曰言有界域卽下文所謂道不過三代法不二後王非有所

尊高之謂也先謙案道有一隆謂有所專重如下文問政則專

重安存問學專重爲士問治法專重後主是也非厚於一之謂揚說失之言道德之求不下於安存

此道德或當爲政治以下有道德之求故誤重寫耳故下云諸

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謂人以政治來求則以安存國家

已上之事語之也○先謙案安存以百姓言言志意之求不下於士以脩其志意來

上之言道德之求不二後王道德教化也人以教化來求則言

事王師古而不以遠古也舍道過三代謂之蕩道過三代已前事

後王而言遠古是二也當時之所宜施行之事不二後王

難信也法二後王謂之不雅雅正也其治法不論當時之高之下

之小之臣之不外是矣臣當爲巨雖高下大小是君子之所以

騁志意於壇宇宮庭也不出此壇宇防表也宮謂之室庭門屏之內也君子雖騁志

百家異說多妄引前古以亂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

○先謙案如衛靈公問陳孔子對以軍旅未學匹夫問學不及爲士則不教也案如樊

遲問學稼學圃孔子答以不如老農老圃百家之說不及後王則不聽也百家雜說

之道妄起異端則君子不聽之也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也

荀子卷第四

